

朱執信集

民國十年七月出版

朱執信集

兩冊上下

(實價

3.50

元)

郵費國內一角二分五厘

編者

編輯

兼者

建

設

社

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十六號

印刷者

建

設

社

代售處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
亞東圖書館
上海棋盤街中
民智書局

於享樂並不是極端反對。他對一般人類的享樂，他並且是很主張的。他只是對於改革思想的人，他以爲不應該享樂。他以為是凡是在改革時代，却是要由少數的人吃苦，才換得衆人的享樂。至於他對於隱遁，却是極端反對。有一次我和他談天，他說：『現在這些自命高尚而作隱遁生活的人，都是過分的貪婪。既然吃衆人做成的飯，穿衆人做成的衣，住衆人做成的房子，就應該爲衆人作事。』他這話實在是十分合理的。現在想來，我當時搬到湖州去，實在是含得有偷懶和規避的意義。他的反對，是很正當的。却不料我接他這一封信之後，便再也不能有第二封信接到。想着他這幾個月來的努力生活和由努力而竟至犧牲的結果，再想着自己這幾個月來享樂生活的罪惡，真是十分慚愧。十分懊喪。我記得他去年到漳州去，他做了一篇說『革命黨應該如何？』的文章，登在漳州發行的閩星雜誌上。他說：『俄國的布爾色維克的精神，只是在他們那爲社會犧牲的精神上。他們共產黨員工作的時間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多，而所受的俸給，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少。要有這樣的犧牲精神，然後才可以作成一個革命事業。』（文章的意義如此。原文的話語我却記不得了。）他這篇文章的用意，是對甚麼人說話呢？是對一般的中國人說的麼？是對福建的一般人說的麼？不錯！他是站在一般中國人面前，站在福建人的面前說話。當然也可以當他是爲一般中國人，或是爲一般福建人說的。可是細細想一想，他的苦心所在，他那一些話，却是對那一般革命同志的說話。可以說是一篇對於革命黨的告誡文。話是由他口裏說出的，把他生平的行爲拿來想想，也可以說是他自己志願的告白。我們對着這樣一個人，而這一個又是我們的同志，是我們很親切朝夕相切磋的朋友的這一種轟轟烈烈慘慘淒淒的死，怎麼不慚愧？而他的死，既不是在達了目的以後，也不是在惡戰苦鬥氣盡力絕的當時，只是在不明

其築港所選地點。（建設第一卷第一號發展實業計畫第一圖及本篇第一附圖參照）中央有小河貫通。南面臨直隸灣。河口左邊有一大半島。右邊有三小島相連。於此兩側。各有遮蔽。今於其間再設防波堤。令冬季強風。能將港內所結之冰吹去淨盡。則此地可成爲水深三十四英尺。周年不凍之大港矣。據現在規畫。應有廣大之船塢。大起貨場及設備。又加以貨倉。及載煤場。其他種種船運中心所需之建築。

商埠所占地域。豫定爲一百英方里。除建置上條所述各項外。又建避暑地區。工廠地區。磨廠地區。漁業地區。製鹽地區。以及住宅地。官公署地。

所擬築兩鐵路之中。其第一路僅與京奉路之一點相接。他一則至唐山。由唐山更開二線。一至唐山北境農礦區。一至通州。其運河則經唐山至天津。接於大運河。以此運河之力。可令中國北方內地。得由河運。以與深水海港相通。（第二附圖參照）

此項規畫所費。豫算爲三千七百萬元至四千萬元。由直隸省發行公債充之。據遠東時報所聞之消息。則此項經費。實不足以築此巨港。二鐵路一運河也。此項規畫。有關係者。爲施肇曾。邊守靖。李純。曹錕兄弟。及徐世昌之弟某。外國人方面。則有哈里胡西。與洛克費拉財團有密切聯絡者也。

下列之三附圖爲遠東時報所載者。今得其許可。轉載之於左方。其第一附圖。示此港之位置。及與各地之關係。爲新經實測而繪定者。比之實業計畫之附圖。更爲詳明確實。第二附圖爲將來規畫建築之大要。第三附圖則爲豫想將來之全港情形。假定爲以飛行機在空中攝影之形。

朱 執 信 集

依據上所述。則知此次直隸省議會之提出此案。已得外國專門家之贊助。經實際之調查。立最新最宏大之規模。可謂空前之舉。今試以與中山先生原案比較。則可知其主要差異之點有三。

一 中山先生原案爲用現規畫地之河口左岸半島。向半島之東深水處。開港口。而浚闊橫斷半島之小溪。以爲港面。此計畫則用河口爲入口。以左邊半島及右邊三小島及小島間之聯絡堤。圍成港面。港外更設防波堤。

二 中山先生之計畫。由此港直築鐵路向多倫諾爾。以爲西北鐵路系統之終點。如此則其與京奉路線相交。必在唐山或其附近。卽此計畫所擬定之一線已包在內。其他一線。則任諸私人企業。此計畫則以直隸省內極短之兩線鐵路爲限。不涉及西北鐵路全盤計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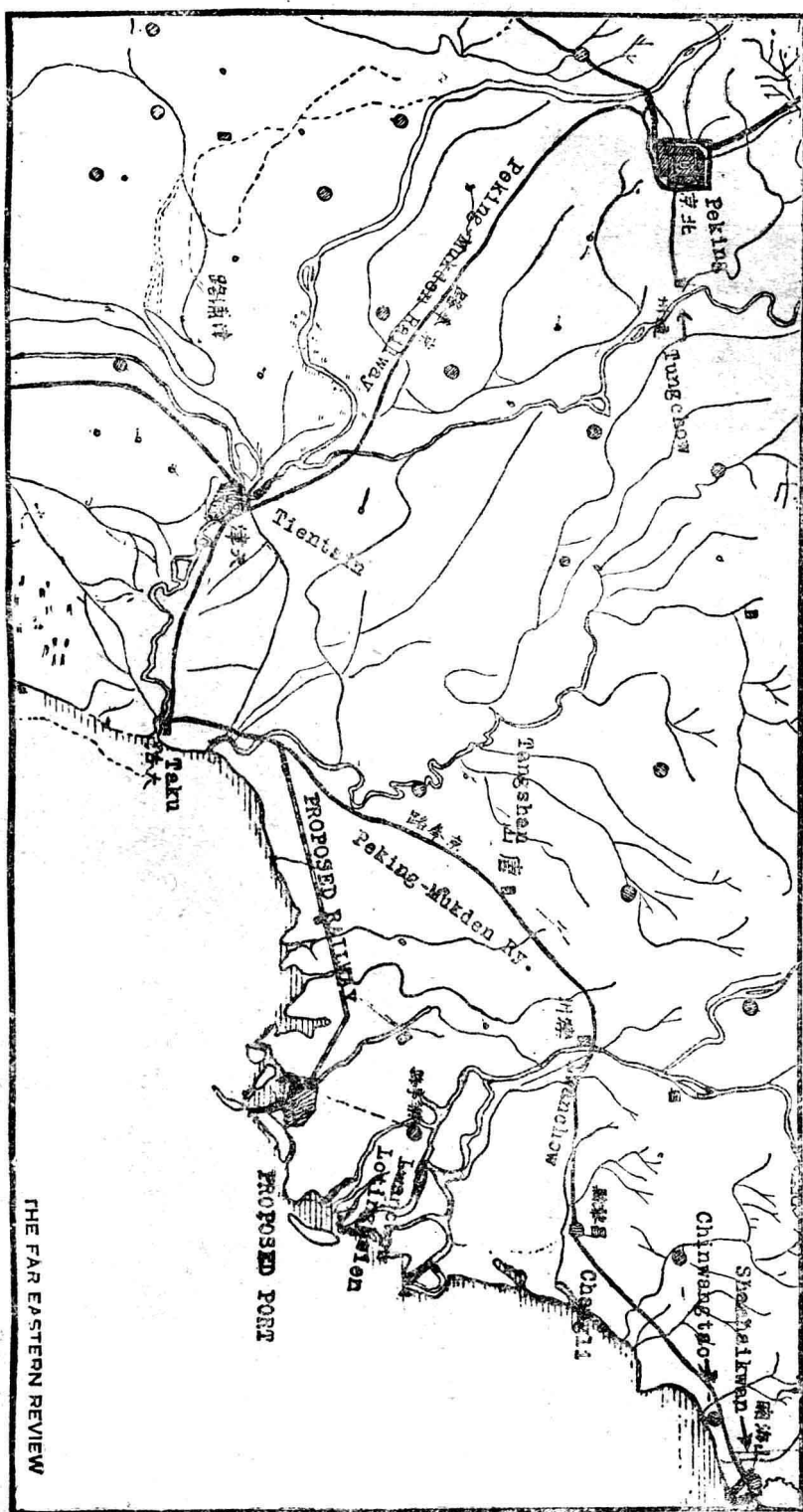
三 中山先生之計畫。此項地區。一切土地皆歸國有。以爲償還本息之最大財源。且免發生土地上獨占之危險。今計畫於此一點。全缺規定。

關於此第一點。吾人當然準據最近之實測。贊成新計畫。蓋此項港面。容停泊巨船若干。及其防波堤建築難易。進口水路如何。均爲決定築港詳細規畫之要件。今案既經實測。能於河口得有內外兩港。容納多數商船。而右邊三島相近。只須設堤聯絡。均爲始計所不及。所以變更中山先生之計畫。固無礙也。然在後兩點。則吾人以爲現在計畫。實有缺憾。使孤行現在之案。則不特自身將歸失敗。亦令其他計畫因之同受阻礙。不可不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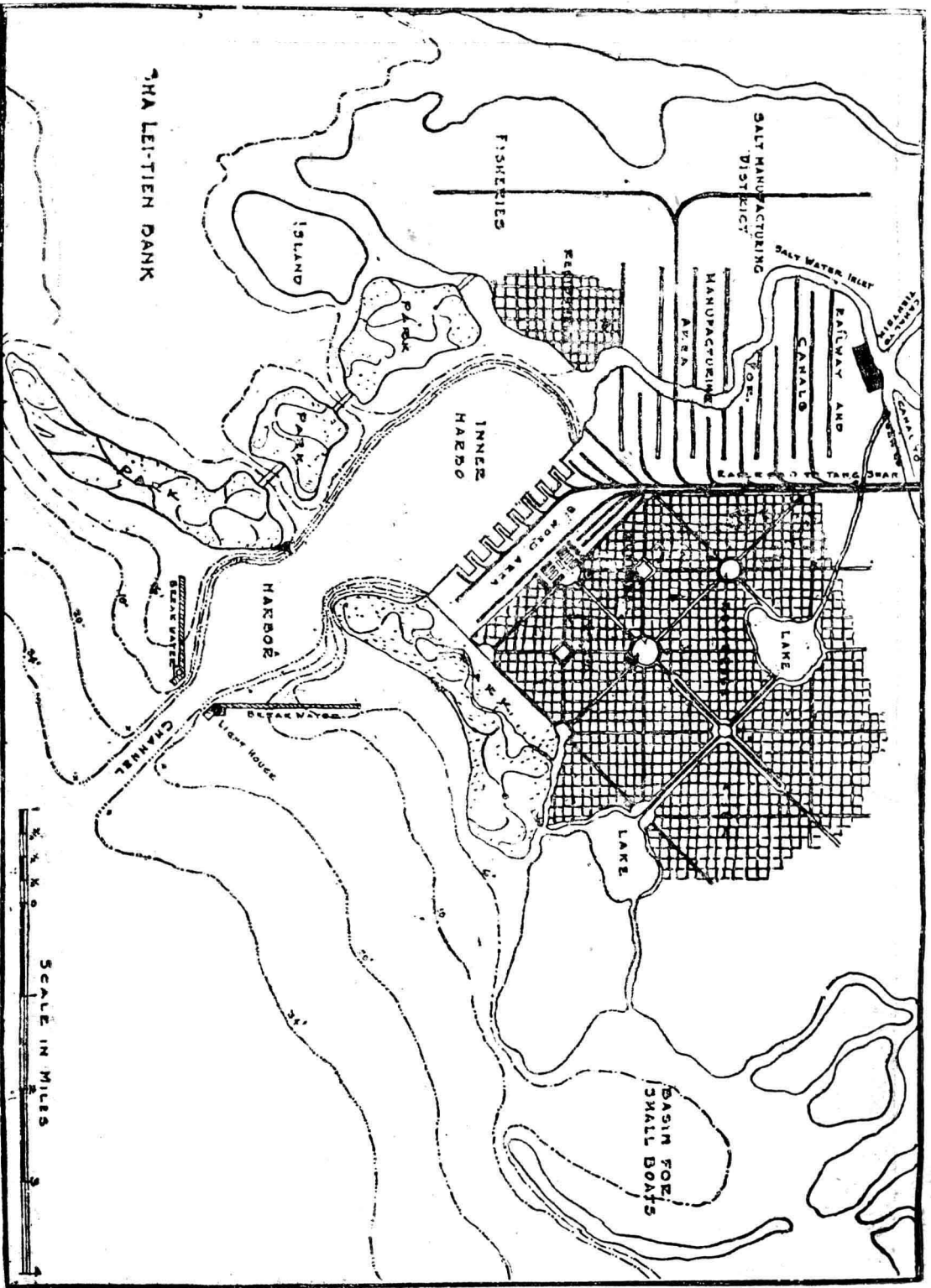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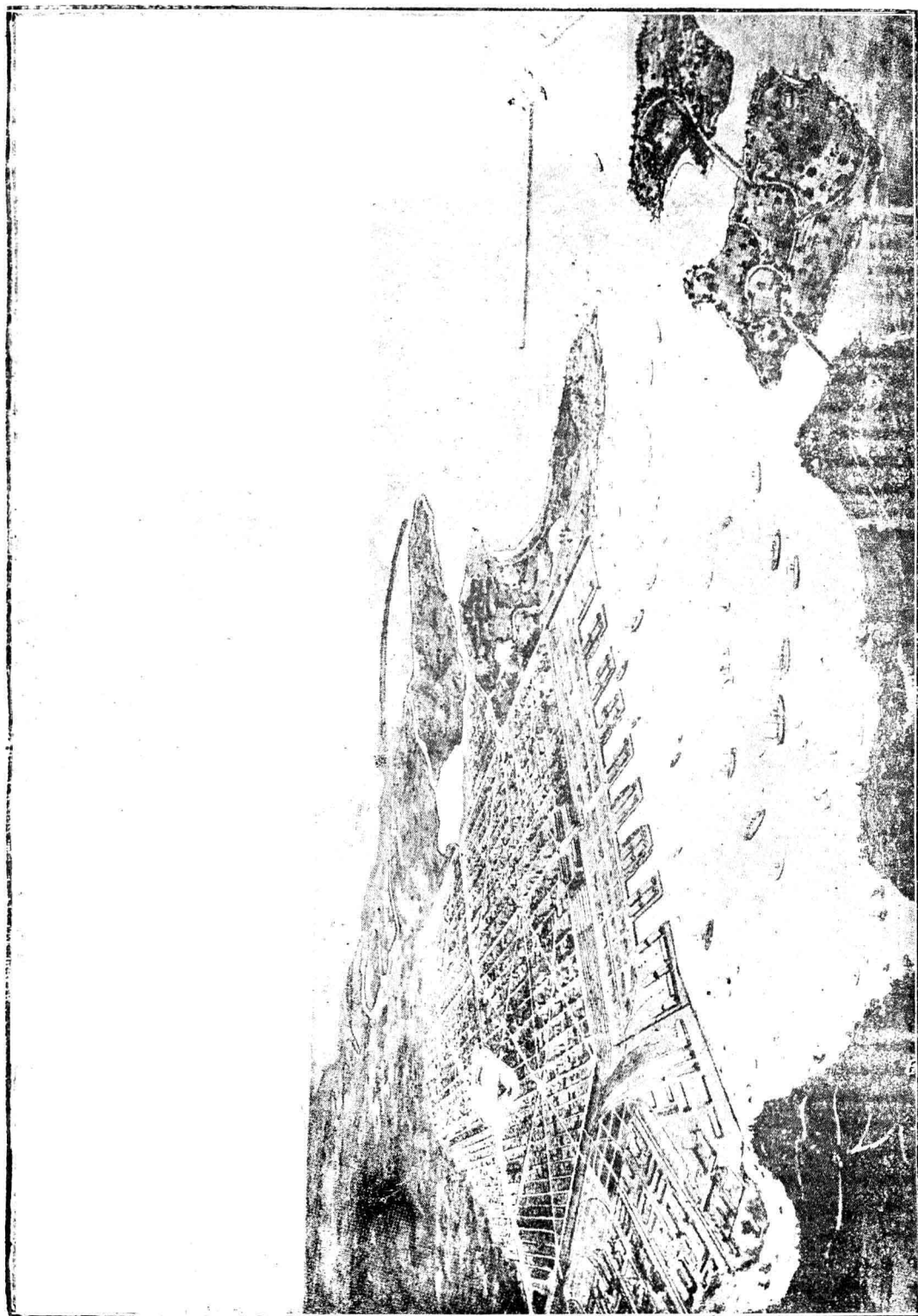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計畫。除以一運河通天津外。尙有一鐵路接京奉路。一鐵路經唐山入礦農區。並達通州。比之毫無

圖 附 一 第



第二附圖





朱 執 信 集

交通計畫者自有不同。然比之中山先生之計畫。則已遠不及。何則。今日之計畫。不過以發展唐山以北小區域之礦業。且以運河分天津之出口載貨。縱使有利。決不能凌駕天津與秦皇島。其極不過分其商場。成爲一競爭港而止耳。以唐山北境論。雖曰富源不少。而今日已由唐山次第運出其產物。可以無窒塞之憂。所急者不在一新港也。通州已有運河。尤無所事於此。今日北方所以貿易不進。固亦有由。海港缺乏來者。然其最大原因。乃在於內地農業之不開發。輸出之困難。從而不能有鉅大之購買力。雖有大港。亦無如何。故中山先生之發展實業計畫。以五綱爲一計畫。互相關聯。而西北鐵路統系與此港關係尤爲密切。使其鐵路完成。則此港爲內外蒙古新疆陝甘直隸山西各省。舉中國北部全部之惟一出口。所以豫期其殷盛。可與美之紐約爭衡也。今若缺此鐵路系統。則不過一府數縣之物產。可由之以進出口耳。夫貿易之額大。則出入之船多。不惟其數多也。其船體亦隨之巨。惟船巨故港須深。惟船多故港須廣。今此港所以爲有天然之利便者。卽以其深且廣也。而無鉅大之貿易額。則本無需於多數巨船。又何須於此廣深之港。然則此種經營。非有鐵路計畫。同時並起。使腹地與此港呼吸相通。直無利益可言。依彼現計三四千萬元之巨款。投之建築者。皆將無所取償。此其危險爲何如乎。依此計畫。新築之港。不特以爲商業港。又以爲工廠鹽業漁業之港。此項利益。非不顯著。然以魚鹽之利。合之唐山附近農礦所產。可以使此港爲中等商港而有餘。若言一國大港。則尙未也。所餘者。獨有工業問題。雖然。但以此隘陋之經濟圈。爲其工業成品之銷場。果何如哉。今以中國工業發展程度言。新興之工業。不足以輸出外國。與人競爭。明也。其市場必將求諸國內。又其工業材料。將求之何所乎。亦非有內地之供給不可也。唐山及其附近。所能供給材料幾何。其人民所能消費者幾何。可度而知也。雖曰以內地交通不便之故。外國不

易與我競爭市場。而實際乃以交通杜絕之故。亦并無市場可以獨占。夫不培養北省之購買力。誘發其企業心。減輕其接近之困難。則此港之工業。亦必歸於萎靡。決不能因之以得一港之繁榮。

依中山先生之計畫。此港或者可先作為中等商港。恃魚鹽之利以立。而徐圖與鐵路並進。則此新計畫可姑視為不求一時完竣。不求目前利益者。然以將來成為世界大港之豫期。而設立此項一時的中等商港者。其功之第一條件。則在土地問題。

四

今以中國向來開港之計畫論。對於土地之注意。可謂缺乏。即如浦口。至今計畫尙為此一批地皮捐客所左右。其歸於失敗。甯復待言。今以此新港言。假其仍循向來之覆轍。以土地委之私人之手。則今日之發起諸人。買地占田。擾攘不定。已足傾覆此計畫有餘。此項計畫之經費。既為一省所負擔。則其事業之失敗。即為一省人民之公共苦痛。而其得利者則少數人也。吾人又安用此計畫為。

依此次之計畫。市區定為百英方里。可謂大矣。然在始築港時。決不能同時經營此百英方里之地也。最大之市區。至十英方里內外止矣。此十英方里之土地。以中等商埠之發展言之。已令私人所有土地者占不少之利益。然在此尙不為重要之問題。最要者。乃在鐵路逐漸發展。商港日漸擴大之時。此時商埠之內。固見土地投機之盛行。其沿市街之空地。價亦必隨之俱漲。以此之故。一切都市發展應須之設備。皆以地主跋扈。而受窒礙。至無一事可以如意進行。就使以公用徵收之法行之。其評價亦必至貴。故經營之費積而愈多。則發展因之而遲。內地之農業亦隨之而受沮害。夫以數千萬元可經營者。經地主之侵蝕。則變而盈萬萬矣。以萬萬易數千萬。其損失尙可計也。而為此數千萬之支出。變為盈萬萬之故。直

朱 執 信 集

緣一省增籌兩倍之經費。固屬不易。即以全國。恐亦須增若干年之豫備。因之在此發達中途。因經費而阻礙數年者。內地農業所受之損失。恐又不止每年逾一萬萬也。此其損失在全國民經濟言之。實不可勝計也。

且不止此也。以數千萬之經費。可成功之計畫。一變而為逾萬萬。則漸減可以收回其所費資本之望。結局為投資者之畏縮。工程之中止。已設者歸於荒廢。而土地投機者終亦至於兩敗俱傷。故為北方大港作計。則於開辦之初。先定土地國有計畫。實為尤切要之圖。若欲先設中等商港。徐圖發展。尤非如此不可。

今先為土地國有之豫算。一百英方里之土地。約為四十萬畝。現在北方地價高下。雖不可詳。約其情況。當不過二十元一畝。故就令全買取其地。亦止數百萬元之費用而已。此數百萬元之土地。將來若於初開商埠之際。止能用其什一。則其餘三十餘萬畝。即可專為供給此商埠野菜及家畜所用之地。依各國慣例。此項土地所生利潤。必多於餘地。亦足以償還買地本息有餘。將來都市逐漸擴張。即可無慮阻礙。如使現在土地已為少數投機者占盡。則亦未嘗無相當之對付方法。蓋現在地價。依吾人推想。不過二十元。在實際或不及之。而其價值。只須於附近之地。一為調查比較。即可證確。所以買占之地。其價若比旁地加至數成或一倍者。明為希圖利用公共建築。以獲私利。即可以強制徵收。若不欲以強制之道取之。亦又有術。即按各土地原價比較。使一切地主。各自報其增加之價值。實行土地增價稅而按年徵之。即如以二十元一畝為標準價值者。若地主自報值三十元。則每年徵其增價之部分百分之五稅五角。若報四十元者。則徵一元有奇。由此累進。以至年徵十分之二。或其以上為止。如此。則每年徵百分之五。

者。二十年而國家所收已等於其增價年額。以標準價值。加此所徵收者。即可敷買取其地之用。與以標準價值買取之不殊也。若其增價愈多。則國家能以稅入買取其地之期愈近。一經報價之後。國家即可隨時按其原價徵收。彼亦無可專占矣。

能實行此種土地國有之計畫。可使現在計畫不完全之點。一切留一改良餘地。抑且以此四十萬畝之地。言開港之後。即令每年每畝收租不過二十元。已有一年八百萬元之收入。將來全市悉依計畫完成之後。又豈有不敷償還投資本息之憂哉。

五

最後尚有一問題。則美國資本輸入可否如何是也。此案爲美國資本家參與。事實已明。且美國若不投資。必有日本資本家繼踵而至。故開港與借債爲不可相離之事實。今日反對派所持以動人者。則亦在此外國資本一點。現在之美國資本。自中國人眼中觀之。決不含有侵略的意味。但自理論上言。以一國之投資。獨占一世界要津之權利。必至引起國際間之嫉妒。而受其害者即爲獨占之人。與其利益供人獨占之人。土耳其與德意志。即其前例也。美國雖不必有侵略之心。中國決不宜誘起此種獨占之行爲。自致糾紛。故此項借款。吾意必置之共同借款之基礎之上。排去一切損及中國主權之條件。使其借款純然爲經濟的。不生勢力範圍之問題。若是之外國資本。吾非惟不反對之。且歡迎之。

而若是之投資。正須求中國國民一般之了解。絕對禁止回扣紅利等等不正行爲。以此一節而論。則吾甚不敢致信於前述發起各人。此則雖離乎黨派的立論以言。吾人猶不能以爲安福部之反對。而廢其言也。夫開發一國之利益。必須令其住民確信其非與二三宵小狼狽爲奸。此所望於美國有志者也。

千賀博士之金本位廢止論

自從克納普的貨幣法定說出現以後，對於金貨本位的疑心漸漸增加。到飛沙教授的新貨幣數量說出來以後，金屬論者更一天一天的失了勢力了。中國的學者還沒有弄清頭這一層。還在那裏主張金本位。（十三四年前我也是一個金本位論者）民國元年的時候，孫先生發表不用金銀的議論。一般人沒有用真正研究以前，早已拿套話來排斥去了。日本那一方面，雖然早已有福田博士一班人。在那裏研究貨幣價值。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那一個有一定的提案。在歐美，近來廢止金本位的說話，雖然不少。也還沒有到得澈底的辦法的議論。去年年底，我忽然看見太陽雜誌十二月號裏頭有千賀鶴太郎的一篇文章。他雖然不是拿經濟學出名，却因為沒有受過去學說的束縛的事情，比的真的專門學者或者聰明些。所以居然占了首先提出廢金本位案的人的位置。我所以把他這篇摘要來紹介一下子。千賀博士的論文，大概說：

現在已經暴騰到極的物價，應該怎樣調節呢？沒有解答這問題以前，我們先要曉得清楚，物價何以至到這樣大暴騰呢？他的原因在那裏呢？我們看現在物價騰貴，根本原因有兩件。第一是日本受歐美列強的物價騰貴影響……第二，是大戰亂的結果。日本化做製造國，一下子就變做大輸出國……所以日本工業界各方面都呈活氣，自然工人農民商業者的工錢也增加了……農工商都增加了收入，所以日用品是不消說，一概物件的需用，都是激增。但是只有一樣沒有增加的，就是金塊。所以一切物價，一切工錢，和金塊的比較，失了權衡，自然金貨輕了，別的東西重了，物價

就暴騰了。世人舉許多事情來論物價暴騰，都是一時的近因誘因，決不是根本的大原因。這一段議論，不過是一般的批評，或者還有不澈底的地方，但是也沒有大關係。他跟着舉出日本現在一般主張的救濟方法——紙幣減額、代米食料獎用、獎勵輸入外米、取締奸商、法定日用品價格——逐個來批評他，說他不能實行，沒有效果。然後舉出日本政府官吏和有產階級所受損害三種來講。

一 因為物價騰貴，政府所收地租（地稅）的收入，實質上減少許多。

二 官公吏因為物價騰貴，要受非常的損害。

三 光拿着資金，自己不去從事實業的人，和官公吏一樣受損害。

他所着眼的，只在這一方面，沒有完全深透的批評。我是很覺得不滿的，但是他却立了一個案，求救濟物價的動搖，並且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案，他說：

救濟物價騰貴的根本大策，有沒有呢？決不是沒有的，但是這個策，真是理想的，真是根本的，現在的日本，不論是政府、是議會、是實業界，都不容易答應。我早曉得透了，凡有政治家實業界，總是被私利黨利不可告人的事情拘束住的。一切政治上的事，只管有根本改正的想頭，他決不要這個藥。只管有妙案奇策，如果是根本的，就沒有實行的勇氣和果斷了。然而我姑且不問他實行能穀不能穀，在理想上，且說我的意見。

世界各國所以拿金銀做通用貨幣，不能不說因他的價格比較的高低少一點。然而今天各種物價工錢，已經暴騰到這個地步，金貨的價值，比較的就很下落了。而且他的下落，還要一路繼續下去，沒有底止。社會民生所受的害，又和上面講的一樣，將來要弄到什麼地步，真是料不到。照這樣

推下去。恐怕兩三年間。弄到一升米賣一圓。(日本的一升差不多有槽斛的二升)賣一圓半。賣兩圓。也不曉得。對於這一件的根本大策。就是在這時候。斷然廢止金貨本位。把金貨當做和銀貨銅貨一樣。算做補助貨。紙幣上面。不要寫金幾圓。只要寫粗米幾升。幾斗。幾斛。那紙幣可以和現在一樣通用。而兌換的準備。本來不是金貨是粗米。政府就不用藏金塊了。只要處處設粗米貨倉。兌換紙幣。就用粗米。這樣一行。物價騰貴就沒有了。至少總是除了比米還要騰貴的東西。都不騰貴了。拿這一件來。可以把上頭因物價騰貴生出來的患害。不花什麼工夫。就芟除盡了。實行這種政策。政府要到處做米倉。年年賣舊的買新的。事務非常之麻煩。的確不錯。並且因此多用幾個錢。但是因這種所用的經費。比起地稅自然減額。官公吏年年要增俸。就不止做得過。並且政府收入大增了。而且既然有許多的米倉。就算不意之中。有飢饉的時候。準備也有了。既然拿米來做本位。由外國自然誘致米的輸入了。雖然還有外國交易稍為不便的地方。論起來總是大事裏頭一件小事。為國家民生來打算。忍他一會子有什麼要緊呢。況且歐洲因為金的價格變動太多。已有不少的議論。或者歐洲就要把金貨變做補助貨。也不可知。我們的議論。總要超然於私利和「不可告人」之隱以上。沒有方法和世上情偽錯綜的政治家實業界意見相吻合。我們的話他們惟有笑一笑。我是早曉得的了。但是如果日本始終都被這些私黨和「不可告人」來決定萬事。那真可以寒心了。論者或者有說通用貨幣。不是要少量有大價額極便運搬的麼。現在拿米來做通貨。在這點就很切當了。這個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如果買賣和付工錢。都真是用粗米來替金錢。自然是運搬不便。到底做不到了。我也決不主張他。不過現在不是絕不用金貨單用紙幣麼。政府有

信用。有兌付的準備。普通的交易。單用紙幣。不獨是便利。從經濟上來講。也可以說是有益。即使拿米做本位貨幣。那不必徒然把米搬來搬去。和不必把金搬來搬去一樣。斷斷不要怕的。……

我雖然論拿粗米來做本位的事。但是如果用和粗米同一程度始終騰貴的東西。拿來做本位貨。經濟上的效果。也是一樣。但是日本用米比用麥多。和歐美不同。在日本來講。還是用粗米好。

他看到這和粗米同一程度始終騰貴的東西。都可以拿來做本位貨。真是一個大進步。但是他這思想完全是斷片的。他所設想的攻擊和衛護。都太淺薄。我們還想另外加一點更深的批評。現在只做這介紹的工夫便完了。

米本位說之批評

前一號裏頭我曾經把千賀鶴博士的廢金本位論的大概介紹出來。本來他這議論在日本人裏頭總算是有眼光的。但是他所看見的物價騰貴裏頭最動他的就是米價騰貴。所以想拿米做本位貨幣。來得根本的解決。這一層我們如果拿來詳細研究一下子。就覺得他很有缺點。

第一 米的交換價值到底不免搖動。這個說話是斯密氏以來一般經濟學者都承認的。從前以爲一個世紀和一個世紀比較穀價的變動就少。一年一年的比較穀價的變動就多。他雖是就麥來講。其實用在米一方面。也是一個樣子。比方日本近來的米價。說是上等米一石要八十多圓。而經濟學家據着去年米的生產額和朝鮮臺灣的輸入米來算。可以敷他們全國的用。就豫算可以有五十元一石的米食了。（東洋經濟新報二月號）但是其他的物價決不跟着他變動。所以假想用米來做本位貨幣。這幾個月間。物價便會騰貴了五六成。那經濟界的動搖。和一般人的困難。也是免不了的。所以拿着米來做標準。仍舊不妥當。

第二 和消費情形比較起來。實在不方便。如果在米本位底下。來兌換。一定要把所有的米都歸了國管。現在假定每石五十元算。全國（日本本國）米共有六千七百萬石。（政府發表的數目）應該有三十三萬五千萬元的價值。日本現在本國通行紙幣額。只有一十二萬二千七百多萬元。所以如果把全國的米都收到國家的管理底下。接著一元兩升的比例來發行紙幣。那紙幣總額就要一個月不同。在收穫之後。（日本叫做米年度的開始在每年約十一月）政府手裏頭。有六千多萬石米。就發